

窗



流沙河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窗

流沙河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5/8印张 52,000字

1956年9月北京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000

统一书号: 10000.278

定价(6)二角二分

窗

流沙河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6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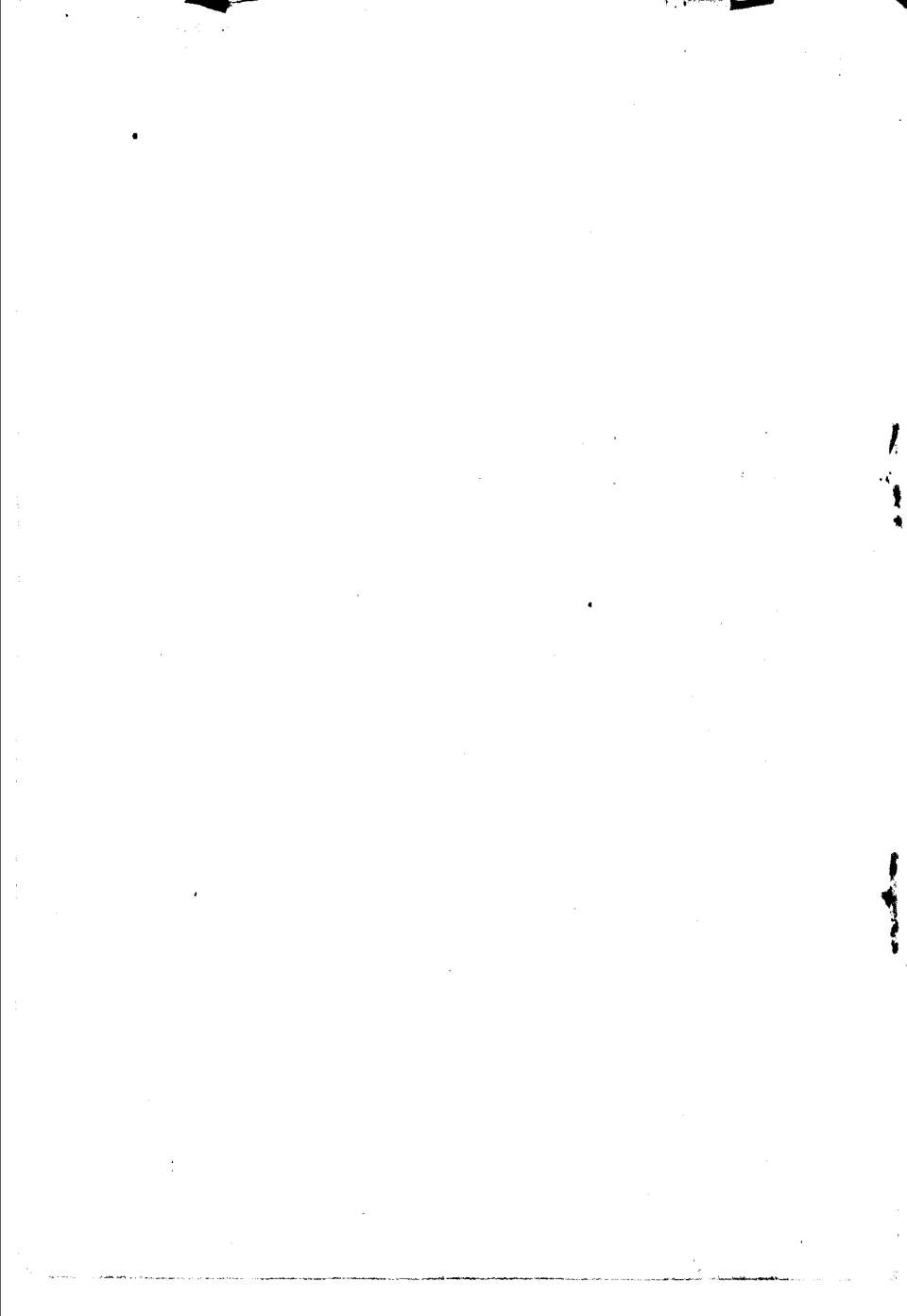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作者的第一本短篇集，其中收进短篇作品16篇。

“窗”通过一个農家安装玻璃窗的故事，反映農民解放前后生活的变化。“金牛和鉄牛”寫一个貧苦善良的農民，在黑暗的旧时代里，夢想幸福，以至听信了不可靠的傳說，夜間去捉“金牛”，結果慘遭不幸；只有他的下一代才在今天的田野上找到了“鉄牛”和真正的幸福。“追”是一个農村青年追捕特务的故事。“李大爺的秧田”“雨”和“菜園里”寫的是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的斗争。“一条鯉魚”和“燕子和獵人”都是一个農村兒童的故事。“一个小学畢業生的日記”描寫一个農村小学畢業生参加農業劳动后的变化和成長。“辣椒和蜜糖”是青年知識分子的恋爱故事。

封面設計：沈云瑞

目 次

窗.....	5
李大爺的秧田.....	9
雨.....	17
菜園里.....	25
一个小学畢業生的日記.....	37
金牛和鉄牛.....	45
一条鯉魚.....	52
追.....	56
燕子和獵人.....	64
辣椒和蜜糖.....	72
讀 “窗”.....	周振甫 83



窗

這間草屋中一片黑暗，你一進門，就好像變成瞎子了，至少要隔幾分鐘，才能隱隱約約地看見屋角里有兩張木床，牆邊上有一張方桌和一把竹椅。這些家具多年不見陽光了，都發了霉。這裡一年 360 天都是夜晚……

這裡的主人是王小福。

10 年前，小福他爹修這間草屋的時候，在牆上留了一個洞，作為窗子。到了冬天夜晚，小福他娘常常冷得睡不着，有一天晚上，她終於鬧起來了：

“明天趕快把窗子閉了，我的祖先人！”

“有窗子亮些呀。”小福他爹說。

“你把牆拆了更亮。”她拍着桌子，“蓋那床爛棉絮本來就很冷了，你還要去開一扇窗子，讓霜風吹進來，你呀……”

小福他爹沒法，只得把窗子閉了，屋裡就黑暗了。冬天完了，天氣暖和了，他又開了一扇窗子。就在第二天晚上，有人從窗子上翻進來，把那床爛棉絮偷走了。小福他娘氣得哭了一場，她說：“我早就跟你說過不要開窗子，你呀……”

小福他爹決定永遠不開窗子了。他一邊拿土磚閉窗子，

一边自言自语：

“人窮連窗子也开不成啦！”

後來小福他爹死了。从此，這間草屋里整整黑暗了10年，一直黑暗到如今。如今，小福一家生活越來越好，他再也忍受不住屋里的黑暗了。有一天，他對娘說：

“我們要开窗子了。”

可是他娘過了十多年的黑暗日子，已經習慣了，她不明白屋里要亮干啥。她說：“自古以來就是這樣。从前——”

“从前，从前，你只曉得从前！”他打斷娘的話，“从前行，現在不行了！”

小福他娘說不贏了。

小福他弟弟小貴，吃過黑暗的虧。有一回，他在屋里的地上鋪了一床涼席，倒在上面睡着了，小福進來看不見，一脚踩在他頭上，把皮踩破了，如今額頭上還留了一個傷疤。這件事情就不談吧，他最傷心的是寒假來了，連個溫習功課的地方都沒有。如今听哥哥說要开窗子了，他很喜欢，他對娘說：

“开一扇窗子嘛！”

“你要窗子干啥？”

“人家要溫習功課。”

“拿到外頭去溫習。”

“外頭風好大呵。”

“好好好，随你們去吧！”他娘皺起眉毛直擺手，“真是兴妖作怪！”

逢場天，小福賣了糧食，買了五扇大玻璃回家。他娘輕輕

摸着亮閃閃的玻璃，覺得很有趣。她問：“拿來干啥？”

“安窗子嘛。”

“要安玻璃？”

“当然嘛！”小福忽然哈哈大笑了。“哦，你以为还是像爹那样——挖个洞洞就算窗子了？”

“唉呀，可惜錢啦！”

“有啥可惜？安玻璃窗子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以后我們还要盖洋楼、修花園……”他一边說，一边动手拆牆。他娘想了一陣，忽然叫起來：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！”

“啥事情呵？”

“窗子向东？”

“向东。”

“向东。对！”小貴插嘴說，“我們書上說：窗子向东，陽光充足。”

“你懂个屁！”他娘把小貴掀开，回头告訴小福，“你不忙拆，等我去問問廖端公，看向东吉利不吉利。”

“甚么吉利不吉利！”他只顧拆牆。他娘沒法，嘆了一口氣，回灶房煮飯去了。因为心头不高兴，故意把火鉗、鍋蓋、瓜瓢振得乒乒乓乓地响。小貴在一旁抿着嘴悄悄笑了。

窗子还没有开好，猪就害瘟了。小福他娘說：“你看：不听老人言……唉！”小福沒有理她，立刻找獸医來打了一針。第二天猪就吃食子了，她再也找不到話說了。

窗子很快开好了。5扇大玻璃都安上去了，草屋里，十多年來第一次光明了。小福他娘一進門，就大驚小怪地叫起

來：

“哦喲喲，簡直認不出來啦！”

十多年來，只有今天，她才第一次把屋里的家具完完全全看清楚了。原來木床快變成騾子了，有一隻腳已經被老鼠啃去了大半。方桌被虫打了許多眼眼，好像桌面上撒了一把芝麻似的。竹椅朽了，成群的白蟻從里面飛出來。她噁哩咕嚕地咒罵白蟻和虫。可是小福說：“这也难怪它們，只怪原來屋里太黑暗了。”

小福把牆上的灰塵掃去，貼上一張毛主席像。小福他娘在窗前做針綫活路。从前她在屋外做，手脚都冷麻了，如今在屋里做，又明亮，又暖和。小福知道她永远也不会反对这5扇玻璃窗了。

小貴坐在他娘身边，做寒假作業。他正在寫一篇“寫話”，題目是“爹爹的願望實現了”。开头是这样的：

从前我們屋里很黑暗，我爹爹想开一扇窗子，可是沒有成功。

第一次开窗子，娘說太冷，就閉了。第二次开窗子，被別人偷了棉絮，又閉了。現在我們开了玻璃窗子，屋里永远光明了。不过我哥哥說：这只是第一步，以后我們還要蓋洋樓、修花園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小福他娘還沒有醒，就覺得眼前有一片金紅色的光芒晃來晃去，醒來一看，原來太陽光穿过玻璃窗，射在她臉上了。她望着牆上的毛主席。毛主席在笑，她也笑了。

1958年冬于禾登鄉

李大爺的秧田

1

夜深了。

一場激烈的爭論剛剛結束，尽管李大爺一个人还不同意，但是黎北明互助組为了帶動全村愛國丰產，仍然决定了向全村挑战。組長黎北明大声念着挑战書，当他念到：“稀撒谷种——每畝田撒谷种 40 斤-100 斤时”，李大爺放下烟袋，又站起來說：“等一等！黎北明，你不要多心，我还是那句老話：我做庄稼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出娘肚皮呢。大家不要笑。我做了几十年的庄稼，就还没有见过一畝田只撒几十斤谷种。凡事要多多考慮……”大家实在不想听了，都催黎北明快念下去。

念完挑战書后，黎北明問他是不是完全同意了，他含糊地答道：“大家都同意，我还有啥說的。”

2

天晴了，到处都开始撒谷种。

李文英已經撒了一陣，她爹李大爺才出來。他走上田坎

看了一眼，便急忙搖起頭來喊道：“太稀啦，太稀啦！”

“你不是同意了只撒几十斤么？”李文英吃了一驚，“怎么又变卦啦！”

“几十斤？”李大爺哼了一声，“那是在会上呀。”他夺过裴谷种的提筲密密麻麻地滿田撒起來，連人行道也不留，还是旧式秧田。他一边撒一边說：“全不替你爹想一想，要是今年減了產怎么办，嗯？”停了一下：“今年我們要買一条牛，还要給你办喜事。要是減了產，就啥也搞不成。”他搖着头，嘆气，“都19歲的人啦，还啥也不懂，一天只曉得到处跑，叫喊：稀撒谷种，稀撒谷种……。”

李大爺只顧大把大把地撒。李文英越看越着急，她蹬着脚叫道：“爹，我們向全村挑了战的呀……。”

“挑战？”他打断她的話，“挑了战就不吃飯啦，嗯？”

李文英急得要哭，忽然想起黎北明，去找他，看他怎么办吧？便飛也似地跑了。

“你跑哪去？”

李文英不回答，只顧跑。她跌了一交，爬起來又跑。風把她的头髮卷起來……李大爺忽然痛愛起女兒來。唉，有啥办法呢，撒稀了总是不行的，將來她总会明白。他又大把大把地撒起來。

李大爺正撒得起勁，听見有人喊他。抬头一看，是世平來了。說是女婿吧，又不妥当，他还没有和文英結婚呢。这小伙子还不错，只是嘴巴不肯讓人，那天夜里在会上向着李大爺哇啦哇啦直吼的，就是他。

世平看看秧田，說：“太密啦！你撒了好多斤？”

李大爺紅着臉，嘿嘿笑着說：“一畝田打算撒 200 斤。”

世平不客气地插進來：“你不是也答应了只撒几十斤么？”

“几十斤？——只够我撒一分田。”

“我們向全村挑了战的呀！”

李大爺回过头去，繼續撒谷种，沒好气的說：“挑战你們去挑吧。”

世平气得咬牙齒，回头就走，找李文英去。哼，連自己父親还在做旧式秧田都不曉得。

黎北明赶來了。李文英和世平跟在他后面。誰也不說話。世平給李文英比个手势，叫她去撒。她要去，又不敢去，黎北明把她拉住，低声說道：“讓他撒吧，只怪我們說服工作作得不够。”

3

天气热了，秧子都長起來了。

每天早晨，李大爺总要到田坎上去走一轉。田坎右边，是他的秧田，密密的秧子，像一床青色的毯子鋪在田里。田坎左边，是世平的秧田，秧子稀得不成話。他每回走上田坎，总以冷笑的表情向左边看几眼。

有一回他在田坎上碰見世平，用教訓的口气責備道：“哼，你这也算秧子么，嗯！”

“为啥不算？”

“稀稀落落，活像癩子的头髮。看你將來拿什么來栽。”

世平滿有把握地笑了笑，斬釘截鐵地說：“根本不成問題！”

李大爺氣憤地指着世平的鼻子尖尖，叫道：“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心人。我替你着急，你还悠哉游哉！哼！”他回头就走：“將來秧子不够不要來找我，你出500元一棵我也不賣！”

過了兩天，李大爺出去看了秧子，氣沖沖地跑回來，向着女兒喊道：“你去看我們的秧田吧。干這事的人，連心子尖尖都黑透了！”

原來有人在李大爺的秧田里開了幾條人行道，硬把舊式秧田給他改成新式秧田了。扯起來的秧子，丟了滿田坎。

他一边走一邊咒罵，到黎北明家里去，把剛才的事告訴了他。最後，還揮着拳頭，叫道：“要是給我抓住了，看我不剝他一層皮！”黎北明勸他不要氣，說晚上開會解決。

是誰干的呢？黎北明想了一下，便到世平家里去了。世平剛吃完早飯在讀“農民識字課本”。黎北明在他對面坐下來，隨便問道：“昨晚上沒有睡覺么？”

世平心頭一驚，接着便鎮靜下來，答道：“睡了。”

“為啥眼皮是腫的呢？”

世平不敢抬頭，沒有回答。

“李大爺的秧田……是你么？”

世平盡量躲開黎北明的目光，扯着衣裳角，小聲答道：“是我。”

“一個人？”

“還有李文英。”

“为啥要这样干呢？”

原來昨天世平上街趕場，遇見一個本村的農民，他一把拉住世平，問道：“喂，你們不是向全村挑了戰么？”世平說挑了。那農民說：“哎，你們向別人挑戰，叫別人做新式秧田，搞稀撒谷種。昨天我走你們那里過，就看見你們組里還有舊式秧田，谷種也撒得密——一畝田至少撒了200斤。”世平弄得不知怎樣回答。那農民笑了笑說：“我們組里好多人都說，要把挑戰書退給你們……我勸你們還是自己收回去吧。”世平想：要收回挑戰書？萬萬不能。我們互助組自來就是全村的旗幟。旗幟是要帶動許多人跟着我們走的呵，要是旗杆都倒了，愛國丰產運動怎么搞呢？唉！就是李文英她爹保守呵！世平越想越着急，便忙着回去找李文英商量。秧子密了已經沒法改了，舊式秧田改新式秧田還有辦法。于是昨天晚上……

世平講完，看見黎北明還皺起眉毛不說話。他以為挨一頓罵是免不掉了的。可是黎北明只拍拍他的肩膀，輕輕說道：“老弟，急躁是不行的呀！李大爺的保守思想根子深，不拿事實給他看見他是不信的。”

4

晚上，黎北明互助組開會。

李大爺一直不知是誰扯了他的秧子。他正在考慮怎樣對付那扯他秧子的人：首先要他賠秧子；第二、要教訓教訓他，讓他明白；李大爺是不好惹的；第三……

他還沒有考慮好，却看見世平站起來檢討了。世平說秧

子一定賠償，還說了些什麼“沒有耐心打通別人的保守思想”……呸！扯了人家的秧子，還說人家“保守”，要不是看在女兒的面上，李大爺不痛罵他一頓才怪。接着站起來檢討的是李文英。——嘿，原來是他倆個呵！真是給我丟臉！李文英在檢討的時候，也說了些什麼“沒有好好幫助爹克服落后思想”……怎麼，當着眾人面前罵你爹“落后”么！李大爺本來打算把那扯他秧子的人教訓一頓，可是反而覺得自己臉上發燒了。他不等女兒說完，便打斷了她的話：“算啦，算啦，別說啦！”

黎北明也作了檢討。檢討完了，問李大爺還有啥意見。李大爺啥意見也沒有，只是埋怨他：“你為啥不早說就是他們干的呀。”

第二天，李大爺又撒了一次谷種，把秧田里被扯了的地方補起來。秧子才一寸多高，還來得及。

天氣好像故意作怪：忽然冷起來，接着便是牛毛細雨，從早下到黑。天氣一冷，李大爺便腰酸背痛，一上床就咳起來。不過他焦心的不是這個，他的心整天整夜都放在秧田里——秧子要漚爛了！

每天吃早飯的時候，他總要先看看天上：東邊有彩雲來么？西邊烏雲散了么？接着便照例嘆一口氣，問女兒：“我們的秧子爛了好多啦？”李文英照例是這樣回答：“比昨天更多啦。”

這天，這樣的對話完了後，她還補充了一句：“人家的都爛得少，就是我們爛得多。”

“為啥？”

“人家都撒得稀。我們，哼……”她怕他又發氣，便閉口不

談了。

李大爺不相信，放下碗出去看。果然，女兒沒有說錯。不過更糟糕的是秧田里發現刺虫了。

他在田坎上碰見世平。世平正在捉虫，焦眉愁眼地向他說：“越爛越多啦。”

李大爺擺了擺頭，沒有說什麼。世平問他：

“那么多虫怎么办呢？”

“捉嘛。”

“你的田怎么捉呀？人行道都沒得……”

提起人行道，李大爺就想起扯秧子那回事情來。他心里一動，對世平說：“到時候你就明白啦。”說完，便回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黎北明來了。他一進門，便大聲問道：“李大爺，哪個又悄悄把秧子給你扯啦？像頭回一樣，開了几條人行道……”

李大爺牛頭不對馬嘴地答道：“坐吧。嗯，這個……文英，拿烟來。”

黎北明追問道：“到底是哪個給你扯的呀？”

李大爺盡量找話來支吾：“這個，唉……吃烟，吃烟。”

黎北明忽然明白了，一把拉住他，問道：“是你自己扯的么？”

李大爺微微笑了一笑。

接着談到了正題。昨天黎北明听世平講過，李大爺說秧子爛了他有辦法，因此來請教他。李大爺雙手一攤，長嘆一聲，說道：“我有啥辦法？正在着急呢……”